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晚上七点，网上挂出了门罗女士的照片，眼睛大大地睁着，里面充满直面人生最暗处的勇气和仁慈。

我爱她的真实和沉重，沉重中的那种真挚的温柔。她的小说很重，一本书要慢慢看完，才不至于太压抑。但真写得太好。有次因为时差晚上睡不着，漏夜读门罗，后来几天都很沮丧。说给我的朋友听，他重重点头，说，你是没有读门罗的经验，你需要一两个星期一点点看完她的书，不可一口气读完。

她的书应该在四平八稳的情况下，细细读，慢慢读，才能读懂她在写人生绝境中的慈悲。即使是领受这样的慈悲，也需要自己内心强大。如果正在脆弱中，就会沮丧。

有人问我她励志吗？我说孩子她可不励志，她可以在沮丧中为你在痛苦中塑造强大的心灵，如一切看上去百无一用的阅读和倾听一样。

泰特现代艺术馆位于泰晤士河边，巨大的建筑四四方方，一色深褐色的砖墙，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这座由发电厂建成的美术馆，已成为伦敦一景，也成为世界上老厂房重新利用的著名范本。

泰特现代美术馆由两名年轻的瑞士建筑师改建而成，他们将巨大的涡轮车间改造成中央大厅，又在主楼顶部加盖两层高的“玻璃盒子”，不仅为美术馆提供充足的自然光线，还为观众提供舒适而浪漫的咖啡座。

美术馆并未按传统的年代编排方式陈列它的艺术品，而是把艺术品分成三大类。这三大类是：诗意与梦想、转换的视觉、结构和明朗。这种割破历史脉络的陈列方式使得观众在同一个空间与不同年代围绕同一主题创作的艺术品相遇，不同的艺术思维和创作手段在此遭遇碰撞。

每一层都有 11-12 个展厅，所有艺术家的作品都被打乱，根据其不同时期作品的不同风格，放在不同的展厅。如毕加索的作品，分别出现在 3 个展厅。从涡轮大厅来到 2 楼，映入眼帘的是许多幅现代派绘画，2 号馆主题是“后现实主义及超越”，毕加索的一幅《女子半身像》陈列在此，这是他早期作品，还比较写实。而在 7 号“倾斜的裸女”主题馆中，毕加索的 3 幅裸女赫然陈列，人物已经变形，堪称惊世之作。在“立体派”展馆，又有他的两幅作品——《坐着的裸女》和《盛放水果、小提琴和瓶子》陈列，以及他的一个雕塑《女人头》。毕加索的雕塑作品，一般不大见得到。

泰特艺术馆对于历史上的大师并没

艺术无极限

邵宁



气质，举手投足，端庄稳重，她的声音非常糯，说话的语速慢悠悠的，当时迷她的人不计其数。

新中国成立后，新组建的上海沪剧团为参加全国会演，准备排练《罗汉钱》，没想到领导安排角色时，决定让石筱英改演媒婆五婶，她不禁一愣，因为她以往从未演过反派人物。但她考虑大局，没有犹豫，勇敢接下了这个任务。她借鉴沪剧和其他剧种中类似的角色细腻揣摩，又根据实际接触过的农村三姑六婆再创造。经过不断努力，一个巧言令色的江南势利媒婆形象，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沪剧舞台上。

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中，石筱英和丁是娥同获演员一等奖。正是这次角色转型的成功，使石筱英在艺术道路上有了新的飞跃。此后她沿着这条新开拓的表演之路，先后塑造了《大雷雨》中的马老太、《雷雨》中的鲁妈、《芦荡火种》中的沙奶奶等身份个

石筱英：反面角色也能演好

褚伯承

性感情迥然相异的老年妇女形象。在石筱英塑造的众多角色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雌老虎”。石筱英吸取了申曲前辈的表演经验，又加以丰富和发展。如开头自报家门的唱段，她加入大段插白，让角色叙述带儿子白相大世界的情景。在提到“宝贝儿子”时，不由眉开眼笑，特别是讲到“就是一张当车票勿曾买呀”，更是心花怒放，再配上用手帕抿嘴一笑的动作，一个贪小自私的村妇形象简直被演活了。当年赵丹在观看时欣赏不已，在场的外宾也入了迷。

石筱英晚年在《金绣娘》中创造的老板鸭形象，也使人久久难忘。为演好这个伪保长太太，她琢磨起在乡下演出看到鸭子在闲散时慢走、受惊后快步急飞的情景，还联想到口技演员学鸭叫时模仿鸭子走步的夸张姿势。她在台上绘声绘色地表演，把角色刁钻阴险又愚蠢可笑的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

这个小裁缝白天干活，晚上做着演员梦，他就是邵滨孙。

十日谈  
沪剧春秋

夜光杯

“心”。而在周代的《散氏盘》中，其写法已与后代的写法相近，但“德”字中间无一横。这种写法从先秦至汉魏六朝至隋至唐初，在大篆、小篆、竹简、帛书以及汉隶、魏碑中，“德”字中间无一横的写法都一贯未变。唐高祖李渊在做皇帝时，曾写过一篇《为男世民祈疾疏》，其中“合家大小福德”的“德”字中间即无一横。此碑文拓片现收入《中国书法史国录》中。

“德”字中间多写一横，在唐代中期始见。唐代大书法家李阳冰，是李白的族叔，开元天宝年间人。李白曾赠诗“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他始学李斯《峰山碑》，书家评论他：“承玉筋笔法，然在体势上变其法。”他学秦小篆变势又变体，在他书写的篆书《千字文》中，“德建名立”的“德”字，在字中间添写了一横。这是“德”字有了一横的始见。几乎与此同时，书法家史惟则在《荐福寺大戒德律师碑额》中，“德”字也加了一横。中唐时期，篆书中出现了“德”字加了一横的写法，只是书法中出現标新的异体，在典章文献中并不通用，如唐碑《郭府君墓志碑》，

心理测试游戏

赵全国

妙文《孔雀的悲哀》给读者出了个心理测试游戏：您带着虎、猴、孔雀、大象和狗去探险，路途凶险，被迫将它们逐个舍弃。您会以什么顺序来舍弃呢？

我自作聪明，很快找到了明智的顺序：孔雀、猴、狗、虎、大象。可能这也是大部分人的选择。作者却选择把孔雀保留到最后。奇怪！孔雀虽是个好玩伴，可在危急中它没一点用呀。作者解释，孔雀最无自卫能力，所以不该轻易丢弃。惭愧，我却很自然地只想到了自己的利益。

这当然不算灵魂的拷问，人与动物毕竟不同，丢弃孔雀者不一定就是自私鬼。如果游戏把动物换成伤员、护士、学者、猎手、向导，就比较直击心灵了。如果再改变游戏的规则，让动物中的任意一种与人类置换，它有权决定取舍，它最可能首先舍弃的是谁？

唉，这回轮到人的悲哀了！

日面佛月面佛

万卿

《三千佛名经》载，日面佛和月面佛同时修行成道，获得因果正身。然而日面佛获得了一千八百年的寿命，月面佛却只有一个晚上的金身。

关于日面佛月面佛最有名的公案，出自马祖。《碧岩录》的记载最精炼：“马大师不安。院主问：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大师云：日面佛，月面佛。”马祖除了正面开示，传禅手段向来不拘一格，或打或踏，或画地或吹耳，均需参悟才能有所得，而“日面佛月面佛”更引得后世争相揣测马祖心意，有人说这是病僧念诵，也有人说极是难见，众口纷纭。

或许因为最近医院跑得勤，便想起马祖的话，不禁赞叹高明，生命的意义不在长短，来去自有意，生死固了然，刀锯何足怖？



浦江之夜 (油画) 吴玲琪

“德”字之中无一横的写法，沿至清初，事情来了一次出人意料的颠覆。康熙 49 年(1710 年)，下旨编《康熙字典》，谕曰：“勤为成书，垂世永久”。康熙 55 年(1716 年)书成，大学士、陈邦彦在序中写道：“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在《康熙字典》中，收入的德字，赫然是有一横的“德”字。这样的结果是，清以前，无一横的“德”字是通用的规范字，有一横的“德”字是书家偶一为之的异体字，《康熙字典》问世后，这种情况就倒了过来。清代在典籍文书中必须使用有一横的“德”字，民间亦通用成例。但对书法家的书写则并不限制，如《篆书字典》中收入了清代邓石如的两个篆书“德”字，一字有一横，一字无一横。《中国书法史国录》收入成亲王永理的一幅格言，在：“以道德为广宅”一句中之“德”字即无一横。纪老教师文中的乾秀才写无一横之“德”没错，但“同治年间也有一字多写”却有待商榷。我认为“德”字在有清一代，可写无一横的“德”字只限于书法家。须知《康熙字典》中的规范字，在清代是不可随便逾越的。



谷开文

今年过年回乡探亲，正月初五陪住院的父亲吃了我亲自下厨做的午饭，为八十八岁的老父亲涮洗干净，准备同他告别，驾车回沪上班。未承想，老人看我要走，突然拉着我的手，眼中含着泪花，动情地喊着我的乳名：祥子，最近老梦见你爷爷，恐怕我的来日不多，估计顶不过正月。在我安慰下，他的心境渐渐平复，接着他又聊到一些生活话题：人老不中用了，就像即将耗尽的油灯，总有油尽灯灭之日。现在我活得很累，连续四个春节，都躺在医院拖累儿女，如果我走了，你不要悲伤。此时，父亲在言语表达上虽有些吃力，但表情淡定自然。看我有些凝重和悲伤，他用苍老乏力的双手搓摸我的臂膀，轻声安慰我。

老人对自己死亡预言很灵，正月刚过，农历二月初八早晨，我正在睡梦中，突然被手机铃声震醒，见老家大弟来电，预感父亲可能已离别，果然。回想父亲过往，我起床披上大衣走到书房，决定为父亲书写一副挽联，权当儿子为朴实勤劳的父亲作生平了结。挽联是：幼时过继无母受苦了一生，晚年来往不怨儿笑对老死。

父亲从小因家贫，很小年纪就放牛种地，他心有不不甘，但尚能理解父母的苦难。十二岁那年，因他叔父有女无儿，被过继顶支。叔房虽家境殷实，终因收养时年龄偏大与养母难以亲近，不被善待，做苦工，当长工，吃苦受累无人心疼。对于亲娘，送养不认儿母子情难续；对于养母，领养不疼儿母子情难续。因此，父亲从小养成独立性格，在体力上自强自力，在情感上自闭自卑，不善情感表达，苦干少言。成家后自立门户，养大我们七个儿女，靠单薄的身躯拼死支撑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将儿女一个个抚养成人，耗尽了全部心血。

记得我刚懂事时，父亲寒冬腊月忙完农活，肩扛手拽我的两个弟弟，带着年幼的我，穿越浓浓的黑夜，走上两里崎岖小路，带我们去镇上洗澡。因家境贫寒，为了省钱，只买一张七分钱澡票，父亲不但要忍受“城里人”的冷眼，且父子四人只能领到一条破旧的洗澡毛巾，澡位设在没有暖气的二楼，父亲总是裸身将我们三兄弟分别背进澡堂，一个个搓擦泡泡，擦干身体后再分别送回二楼澡床，穿衣拔鞋，等到我们全部穿戴整齐后，才放心再回到澡池，这时他身体冻得冰冷，瑟瑟发抖，在昏暗的灯光下，父亲微驼的裸体背影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为老父亲送终的那天，外面下着小雨，在悼念亲友离场后，工作人员正准备将载着父亲遗体的平板车推走，我和最小的弟弟不约而同地想再送父亲最后一程。将父亲遗体推进火化操作间，停放在离高温炽热的炉口不远处，分别跪在父亲遗体头脚处，披麻戴孝，长跪不起，泪如泉涌。我和小弟用手亲抚老人脸颊，悲泣的呼喊声，穿越炽热的炉火，化作一缕缕青烟，随风飘向遥远的天国，但愿父亲能够听见。